

Tarimian Yu
Tarim Tongshu

杨 镰 陈宏博 主编

探险与发现丛书

云游塔里木

杨 镰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Tarim Hu
Farin Donghu

杨 镰 陈宏博 主编

探险与发现丛书

云游塔里

杨 镰 著

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游塔里木/杨镰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03.5
(探险与发现丛书)

ISBN 7-228-08037-8

I.云… II.杨… III.塔里木盆地-探险 IV.N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8804 号

云游塔里木

[中国] 杨镰 著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 830001
印 刷 新疆农科院印刷厂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 5.5
字 数 80 千字
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5 000

ISBN 7-228-08037-8

定价:12.00 元

西行与探险

(代序)

如果没有张骞,西部还是西部,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过程将大不相同。可以说,张骞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西部探险家。张骞,还有年代晚一些的人比如班超、班勇父子,为远隔万水千山的东西方文明建立了一个中间“驿站”,伴随着征服、开拓,吸收、容纳,特别是交流,“丝绸之路”就出现了。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,这,已经为世人所熟知。

有两个汉语的词语是汉朝人发明的,一个叫“西域”,另一个叫“东域”。“西域”指嘉峪关以西的地区,人们相当熟悉,实际上它是与张骞“凿空”一同出现的。“东域”则早就退出了活的语汇范围,指的是辽东、渤海湾。东域虽然距汉朝首都长安更近,然而那时的人还不能征服海洋,到了海边就被迫停下来了。向西走是一望无际的原野,你可以把一生都投入到向西的长途上,那你也走不到尽头。所以说,尽管它非常坎坷,非常漫长,又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,要越过高山、雪岭,要经过沙漠、戈壁。

但是,从汉朝开始、从张骞开始,征服西部、向西部发展,就成了中华民族要和外界交往、和世上别的文明搭界的主要途径。

从张骞以后,西域发生了变化。借用“沧海桑田”、“山谷为陵”来比喻西部从中世纪开始的巨变,既发人深省又使人震惊。到了19世纪下半期,特别是阿古柏伯克覆灭之后,新疆的近代时期就到来了,探险考古时期也随之开始了。如果说张骞是为中国历史发现西部的人,那么探险家们从19世纪后期以来所做的就可以用一句话概括:印证张骞等人对西部的发现。寻找失落的文明,激发了人们对中华民族过去的向往,引导人们寻找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

自20世纪以来现代英语之中也出现两个新的词语,一个是SERIDIA(西域),另一个是SILK ROAD(丝绸之路)。它们的出现,就是探险家进入西域,西域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的标志。在100年前,外国人曾称呼新疆的塔里木地区为“亚洲的腹地”、“亚洲的心脏”,既形象又有想像力。而“丝绸之路”本身就是一首抒情的诗,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编年史。

所以说,从张骞到今天,探险始终是认识西部的组成部分。作为一个合格的领位员,张骞在辉煌史册占据了应有的空间;而人类失落文明的再发现者——中外探险家们——在西部经历过生死荣辱,他们的功过得失也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。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,长期追随探险家们在塔里木云游,不但努力辨认着探险家的足迹,也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。

21 世纪从开发西部开始。21 世纪的探险与发现必将为历史写出新的章节。

目 录

西行与探险(代序)	(1)
被遗忘的丝绸之路	(1)
乌鲁木齐四季	(26)
流放之路	(58)
寻访“小河”秘境	(77)
重返阿不旦	(114)
遥远的星辰	(124)
楼兰——世纪之谜	(153)

被遗忘的丝绸之路

大地宽阔苍莽，漫无际涯。但在大地之上有一条路可以引导你走向终点。这，就是丝绸之路。

作为中国和欧亚大陆之间崎岖漫长的古道，丝绸之路是结系东西方文明的纽带，也是结系过去和未来的纽带。所以，尽管在交通立体化的今天，“地球村”已经成了不同人群近在比邻的比喻，可丝绸之路这个词语非但没有退出现实生活，反而引起更多关注。

每个中学生都知道，中国所有主要的河流都是由西流向东，最终汇入大海，但丝绸之路却肩负着把黄河、长江孕育的古老文明传播到西方的特殊使命。在海洋被征服之前，特别是在飞机、火车、汽车缩短了人群的间隔之前，丝绸之路是大地上最壮伟的人文景观。它比长城还古老，它比江河还绵长悠远，它跨越了历史上晦暗难明的岁月，它化解了思想意识“铁幕”的阻隔、冲淡了因贫富悬殊而产生的敌意，它填平了欲壑、丰富了人们平庸的生活，它表达了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发展的人类共识。

丝绸之路贯通了地球上最辽远的大陆，是名副其实

的“大陆桥”。这样一条古道必定依附于水源、植被、绿洲而存在,不可避免地受到欧亚各种势力此消彼长的影响。随着水源、植被和绿洲的变迁,古道不可能总固定在一个地方。尽管总体走向是从东向西——或是从西向东,但在具体地段,伴随着一个古老绿洲成为荒漠,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满被积沙,一个新绿洲升起第一缕炊烟,一条年轻的河流在荒原积攢起绿意,这里的路被遗忘了,那里又及时出现了新的坦途。

在这里,我记述的是被遗忘的丝绸之路的故事……

1927年5月9日,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。

那天从黎明起就阴霾满天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并不开阔的站台,挤满了即将远行的游子和心神不定的送行者。在匆匆来往、面容憔悴的旅客中显得不同寻常的,是一群激动得语不成句的、身着野外工作服的青年,他们就是由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、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共同率领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员。考查团将从北京前往这次历时八年的“西部大探险”的前进营地——内蒙古包头市。

当年北京至包头的火车是每周临时设置的车次。5月9日这班列车始发就晚了点。

整整60年后,经我请求,北京大学李宪之教授回忆了那时的情景。李宪之1927年是北京大学学生,通过选

拔有幸作为气象观测员参加了西北科学考查团。同学们勉励与欣羨交织的告别使他记忆犹新。我们的交谈,激活了他积存了一个花甲的印象。……火车午后驰离西直门火车站。刚过昌平,就刮起大风。到南口时下起小雨,可勉强打湿了地皮,雨就停止了。风停雨住反而显得天气更加阴郁。作为还没有上岗的气象观测员,李宪之想必对踏上西行之路第一天的天气异常颇为敏感。但在西行列车上与校友意外相逢,又提起了他的自豪感。其实早在火车即将离站前斯文·赫定和徐炳昶就获悉,与他们一同前往西北的还有几个同路人,那,就是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李四光和他的五个学生。

1927年,李四光已经离开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职位,受聘到北京大学创办地质学系。他带学生做教学计划规定的野外实习,碰巧与学长徐炳昶乘同一列火车。从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只有这寥寥可数的几个学生,便可以看出中国现代科学起步之艰难。一个名教授,五位学生,是有点寂寞。但必须提到的是,在这地质系仅有的学生之中,就有黄汲清、裴文中、赵九章。李四光是谁,不用介绍了。而黄汲清生前长期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,是中国石油地质之父;裴文中以发现中国猿人的头骨化石名载史册;赵九章则是前不久中共中央表彰的“两弹元勋”之一。哪怕一辈子仅仅教出了这样三个学生,也无愧于“教授”之称了。

1989年6月,黄汲清在浓阴覆盖的寓所谈到了1927年在火车上与斯文·赫定的初次见面。他告诉我,当时他真希望和李宪之、刘衍淮(另一个被选入西北科学考查团

的北大在校生)换个位置,追随西北科学考查团这个“流动大学”到大西北的广阔天地继续自己的学业。他说,那时赫定已经六十多岁了,但精力充沛,具有感召力。一见面,赫定用刚刚学会的中文说:“中国青年是我的朋友!”从1927年在西行列车上与赫定邂逅,黄汲清就将这个毕业生献身于中国西部的北欧探险家视为榜样。

从赫定留下的书信、日记中,我感到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,赫定始终心事重重。西直门车站的鲜花、祝词已经落在身后。从北京到包头的路途,他正经历着从一个古典探险家到一个现代探险家的蜕变。在1927年长阴乏雨的5月之前,他是“独行侠”;而此后他的身份则是空前庞大的现代多学科的科学考查团的领队。在包头营地等着他的,除了先期到达的中国、瑞典、丹麦、德国等多国人员,还有价值数万两白银的辐重设备,仅跑遍内蒙古东部各旗购置的骆驼就有292峰。骆驼,赫定当然不陌生,从19世纪最后十年间开始中亚探险生涯以来,赫定就是依靠“瀚海之舟”,在中国西部走完了前无古人的艰难路途。尽管如此,赫定还是想不出三四百驼马一起拔营,顺序上路,将是怎样一种景象。

只经过短暂磨合,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于5月20日离开包头,踏上了横贯中国西北的旅程。按计划,他们第一阶段的目的地是进入新疆,队伍将在蒙古草地西端的额济纳略做休整后,沿日渐冷落的古道抵达新疆的门户——哈密。

这是不归之旅。这是困苦万状的荒漠之路。从包头到蒙新交界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,行程万里,而且所经主

要是无人定居的戈壁沙漠。1931年，将赫定以这一路见闻为主题的著作《越过戈壁沙漠》译成中文出版时，译者将书名恰如其分地译作《长征记》——这时离中国红军放弃红都瑞金转战二万五千里还有四年的时间。在路途，问题可以出在一切方面，就说赫定的“老朋友”骆驼吧，怠工、逃逸随处可见，发情的公驼曾将成箱银元撒满草滩，而因不堪负重倒毙于途的骆驼尸骨几乎成了路标。每逢扎营，营地就变作“骆驼城”，将方圆百里的牧民都引来看热闹。土匪、警匪一家的税卡、盗马贼、浪迹天涯的艺人、溃兵、遁入中国的白俄、身份不明的外蒙古难民……随时在觊觎考查团庞大的家业，柴草、米粮、饮水……无时不在危机恐慌之中。但只要一和古道相逢，丝路情韵就激发出考察队员的献身精神。在古老的丝绸之路奔波的商旅总是那么友善，那么乐于助人，但又那么长于算计。与商队相比，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队伍成了装备精良的团队。走在古道上，那单调驼铃听上去韵律从不重复，使人分外思念家乡情人，又驱策人们离开熟悉的平凡生活去突破极限，探寻秘境；那雾野犬吠提醒人们他并没有被同伴抛弃；那一丛丛在朔风中瑟缩的蒙古包会为风雪夜归人安排一个温馨梦乡……经历了如此折磨人的旅途之后，赫定回答“一个探险家需要具备什么品质”的提问时，便在人所共知的内容之外，特意加上了一条：必须有“天使一般的耐心”。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，路途的终点——额济纳河尾间的丰饶绿洲，随时展现在地平线之上。它是如此诱人，它又是如此恼人！

1927年9月28日，赫定和徐炳昶一行终于抵达了

那横拦在古道之前的苍莽大川额济纳河。驼峰干瘪、脊梁磨烂的骆驼一头扎在激流中痛饮；擦了掌的猎狗冲着岸边沉静的胡杨林狂吠不止；北雁南飞提醒人们这不过是路途中另一个驿站；袅袅炊烟变换着身形，似乎在推敲、测试旅人的来意。只有在额济纳河岸边，一个探险家才想到应该认真检点自己的精神库存。

1927年秋天，额济纳旗尚处在蒙古旧土尔扈特部落的世袭王爷治理之下。因患恶疾已经双目失明的王爷完全由儿子操纵。其实从清朝鼎革，额济纳王府就处在衰败之中，赫定和西北科学考查团抵达时，整个王爷辖区只有九十几户子民，还不如一个百户长有权威。可王爷的地域之中有固守旧俗的土尔扈特部落，有乐不思蜀的外蒙古避难王公，有因迷恋红尘被开除教籍的西藏喇嘛；没有溃兵，没有横征暴敛的税吏，没有战乱，在天灾人祸频仍的二三十年代之交简直就是“世外桃源”了。对于赫定与他的同事来说，特别是额济纳还有丰厚的历史遗存。额济纳，在中国典籍上有一个更响亮、更知名的名字：居延。居延是汉代西北塞防的重要枢纽，有最典型、最周密的要塞城障、防务系统。在唐诗之中，居延几乎成了边防的代名词。“单车欲问边，属国过居延”、“居延城外猎天骄，白草连天野火烧”……千年脍炙人口。喀喇浩特——黑城因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的发掘而扬名学界，而那一个接一个如同指向天边的电线杆的汉代烽燧，使人恍若走进了历史。事实上，现在的土尔扈特牧场与其整个生活空间，就是直接建立在历史遗存之上的。

想想看，你在哪儿还能够紧步张骞后尘踏上西行古

道,你在哪儿还能够与班超并肩巡行在烽燧之间?

……额济纳是考查团的集结地,而可望不可及的新疆绿洲哈密则是真正的目标。考查团的主要工作将在新疆天山南北展开,只有及时抵达丝绸之路的咽喉哈密,考查团才算是在西部广袤大地站稳了脚跟。在古居延海感受了历史的潮汐,在秋叶金黄的原始胡杨林使骆驼干瘪的驼峰直竖,赫定和探险队开始做进入新疆的具体准备。正是在这居延——额济纳前往新疆哈密的路上,斯文·赫定和考查团使一段重要的、被遗忘的丝绸之路重新受到世人瞩目。

二

我第一次西出阳关,是1968年。在这以后,曾数十次奔波于丝绸古道。

1968年3月。我们108个北京知青离开家乡亲人,到新疆“接受再教育”。我们的终点是位于古城哈密以北天山脚下的军马场。当时尽管兰新铁路已经将铁轨铺设到了乌鲁木齐,但还没有从北京直达哈密的火车。我们在西安某个浴室度过了极不安稳的一夜,天亮前便乘上西行列车。我相信每一个在“大串联”时期“有幸”外出的人,对1967~1968年的火车旅行都会终生难忘。这印象如果用一句话概括,那就是路途中你可以见到一切最想见到的人,也可以见到终生绝不希望与之交往的人。在同一节车厢,你的邻座可能是“海捕文书”上名列榜首的逃犯,也可能如同《悲惨世界》里敬业的侦探沙威,是比逃

犯还狼狈的执法者；你的同路人也许是从未离家门一步的山乡学子，也许是不甘寂寞的“残渣余孽”。“车厢新闻”——“路透社”消息，比“两报一刊”还快捷，还权威。但真正使我受益匪浅的，是通过旅伴们口述，上了有关西出阳关的第一课。

是这些旅伴给我引见了河西走廊、丝绸之路，让我体会到在西部什么是永不磨灭的，什么只是过眼烟云。列车夜半路过武威时人们对我说，从武威开始我们便行驶在黄河以西的南北两道山脉之间了，这河西走廊几千年来就是西行的通道。我获悉，在河西走廊，古老的驿站离不开水泉和植被，古驿的地名事实上寄托了艰难旅人的希望：桥湾、柳园、红柳园、黄芦岗、苦水、明水、野马井、公婆泉、梧桐窝子泉……越向西越典型。人们还说，在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建成通车前，丝绸古道并不是沿今天铁路线分布，古道存在的前提是，每两个驿站间隔必须在100里上下，一般90里是“一个站头”，而设站的基础离不开水草。听说这一车厢的北京“老三届”学生都是到哈密，我对面那个满脸菜色的敦煌农妇特意提到：在公路、铁路开通之前，旅人不可能按今天火车驰过的柳园、尾亚、烟墩一线抵达哈密，因为在柳园和哈密之间有数百公里没有绿色，没有水泉，这在汽车、火车算不得什么，但对依靠驼马或徒步的古人，无异走上绝路。在这之前，西行商旅必须从星星峡或明水走向天山之麓的哈密。如今，那里已经是日渐冷落的古道。

若干年后，我对西部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我发现这个不识字的农妇说得不错，但除她所说的原因，这段古道之

所以被遗忘，还与民国初期外蒙古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有密切关系。实际上，那条古道一直担负着与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、库仑(乌兰巴托)的联系。它的兴衰受到了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。辛亥革命，外蒙古的宗主满洲皇室交出权柄，外蒙古成为另一个国家，中原与它的物质、精神交流被迫终止，这段古道也就势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节盲肠，并因此日渐冷落。可以说，从最后一位中央



河西武威街头景致

政府任命的驻乌里雅苏台将军被迫从库仑撤回，这条在清朝数百年间不可或缺的、异常繁忙的丝绸之路重要路段便从历史上淡出了。直到如今，关于这被遗忘的丝绸之路的故事，主要是与斯文·赫定和西北科学考查团有关的。

三

……在额济纳的日子张弛有致。考查团一边休整一边工作。他们在沿河胡杨林建立了中国西北第一个气象观测站，观测站在这地角天涯坚持了八年之久。他们对额济纳河流域做了当时条件所允许的最精确的测量，直到70年代欧美地理学界在联合编绘中亚地图时，除美国资源卫星的资料，所能够依靠的就是1927~1933年考查团的勘测了。他们和蒙古牧民处得不错，正在脱毛的骆驼无人放牧时也不再企图逃归鄂尔多斯的牧场，食堂鸡栏不时会混进一窝一窝的色彩斑斓的野雉……但不管怎么说，这“世外桃源”只是中途的驿站，“哈密”、“黑戈壁”、“星星峡”、“老风口”……这些词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议事和闲谈之中。

1927年11月8日，驻扎在额济纳河边松杜尔地方的考查团大本营拔营启程，踏上被遗忘的丝绸之路，前往新疆门户——哈密。

行程一开始就不顺遂。额济纳河西支流紊乱无定的水系不时将路途阻断。前往新疆境内的绿洲哈密原有几条商路。如果偏南就必然要路经明水，而偏北则躲避不开著名的风戈壁。明水是行旅谈虎色变的黑戈壁的中心，几年前还是“丝路罗宾汉”丹宾的巢穴。尽管丹宾已经遇刺身死，党羽散尽，但额济纳的牧人们都说至今明水到哈密之间还有上百土匪出没。而风戈壁是风口，号称一年之间只刮一次风：从年初一刮到年三十。人们传说